

故宮博物院藏

四庫

全書

撤出本

彙編

第十九冊

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出版社

第十九册 目錄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三十五 一

卷一百三十 三

卷一百三十一 一一一

卷一百三十二 一八七

卷一百三十三 二六七

卷一百三十四 三三三

卷一百三十五 四一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

第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郭祚

張彛

孫晏之曾孫乾威

邢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

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卒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厯經史習浩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侄也共相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兩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
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臣先人以通儒英博事
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
祭文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
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
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
仍領黃門是時帝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

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
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帝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
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
人當勸誰也其先知若此初帝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
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
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
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
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換彪官後拜尚書進爵為伯帝崩咸陽王禧等奏祚長
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
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魏書載祚奏云姦吏雖微敗法實甚然法貴止姦不
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後

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
人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
懸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
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
讟然所拔用皆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賑
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再遷尚書
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
令僕中丞騶唱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
盡敬之宜言于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持一黃飮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工僕射黃飮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

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考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階散官從盧昶所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

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令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

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
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
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
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否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
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
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
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黜陟
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次之殿固非

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須須防捍徵兵發衆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

冊府元龜載祚表曰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千人領羽林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則鯨鯢之首可懸若云時方農桑非發衆時亦事理不得不爾

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用事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至冲謂之曰
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
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不息又以東宮師傳
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
王澄為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
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時領軍于忠持寵驕恣崔光
之徒曲躬承接祚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
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